




序言

人民網強國論壇有許多大俠，數學、雲淡水暖 and 邕邕道人大概是其中最出色的幾位。我最先知道的是數學，印象中他善於「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生活中的小事每每在他手裡變成幽默、深刻的道理，刺穿了許多「當代迷信」、「現代神話」，讓許多小右、大右們很頭疼。雲淡水暖則適合為老百姓寫「社論」，任何時事新聞到他手裡，都能很快變成鋒利的評論，還用中央文件詞彙作包裝，不但解氣，還顯得來頭很大。但邕邕道人的文章，我還真沒看過幾篇，只是聽他的名氣也不小。前些日子邕邕道人去烏有之鄉談房地產問題，總算是見上了。晚上一起吃飯，席間全是邕邕道人的高論，從如何學英語，到教育體制的問題，從中西醫比較，到汽車發動機的新燃燒技術，從國企改制，到資本運作，才發現，這邕邕道人的「道行」真不淺。

前幾天，邕邕道人突然打電話要我替他在強國論壇的帖子集寫個序，說隨便寫幾句就行，我也就迷迷糊糊地答應了。給別人的書寫序，在我還是第一次。光說好的，像是吹捧。要說問題，那就得看書，不能想當然。所以，認認真真花了幾天工夫讀完了《道說天下》，還真是感受頗深，收穫不小。

感受最深的是，邕邕道人思維的邏輯性很強，不但可以與數學相媲美，而且似乎更善於抓住西方主流概念的深層漏洞。初看數學的文章，雖然邏輯嚴密，但難免給一些旁觀者留下強詞奪理的印象。若看邕邕道人的文章，則往往能直接瓦解主流



概念的事實基礎，使貌似宏偉壯觀、氣勢磅礴的西方主流話語體系房倒屋塌，頓成廢墟。即使你不同意他的觀點，更不傾向於他的立場，讀他的文章也彷彿是在做一場思維體操，迫使你的已趨僵化的思維重新活躍起來。

這個特點幾乎貫穿在他的每一篇帖子中。而且，以我有限的兩次面談經歷，我相信，這實際上是他的日常思維特點。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每次遇到他自己的思維框架容不下的歷史或生活事實，他都會反省自己，力圖擴張、更新自己的思維框架。因此，他的思維框架可以解釋他迄今經歷的每一次事件，迄今閱讀到的每一個歷史事實和觀點。

按照他在自序中的說法，他的思維框架在 2001 年前後曾經有過一次重大的顛覆性的調整。此前，「自己從來沒有對這個世界主流觀念有什麼懷疑過。市場、民主、科學、全球化、國際共識、自由、個性……就像攤在桌面上一副底面朝上的撲克牌，看起來是那麼整齊劃一、統一協調。」直到讀了王小強的文章，認識到中國古代早就是市場經濟，他原有的思維框架就崩潰了，「有一張撲克牌突然翻轉過來，露出黑桃 K」，「這個世界就立刻不協調了」。此後，他就不停地翻開其他撲克牌，翻開這個世界的真相，「逐漸認識到這個世界竟然被人精心地顛倒了一遍——幾乎所有事情都被顛倒了，才有那副看起來整齊劃一，統一協調的牌。」

邈邈道人並不是一個西式學者。但是，他是一個真正的學者，他是一個實踐知行合一古訓的中式學者。他曾經相信主流話語，這套話語曾經指導他理解世界，理解中國，理解改革開放中的每一次重大變革，理解自己的企業經營活動和日常生活。當這套話語突然露出破綻，另一套話語更能解釋這一切時，他又毅然決然地放棄原有話語體系，主動地去尋找另一套話語體系，這是多麼不容易啊！我記得，20 世紀初，當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動搖了牛頓力學的完美靜力學世界時，一些科學家並不是選擇放棄自己原有的思想體系，而是選擇自殺！他們接受不了真相，他們不願意相信世界的不確定性，不願意相信

上帝也在擲骰子。此前的經典力學世界觀已經成為他們的深層人格，一旦被顛覆，等於否定了自己的前半生。可見，像邈邈道人這樣生命實踐與話語體系融為一體的人，要否定原有的話語體系該多麼艱難！

邈邈道人的強壇的論戰，實際上也是他自己翻牌的過程，是他自己從主流話語體系中掙脫出來的過程。因此，才格外地有感染力和殺傷力。

現在又在重申要進一步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從哪裡解放出來？解放到哪裡去？什麼在束縛著我們的思想，擺脫這種思想的束縛就是思想解放！邈邈道人曾經沉浸在主流話語體系中，他感受不到束縛。因此，當他翻開底牌時，發現這套話語體系解釋不了這個世界的一些簡單事實時，他就感覺到了主流話語體系的束縛，他就從主流話語體系中解放出來了！

1978年時，束縛著我們思想的是一套階級鬥爭的話語體系。當這套話語體系不能解釋眾多社會現象時，它就成了束縛人的體系，我們就要從中解放出來。30年過去，階級鬥爭話語體系早就被人丟到海角天涯去了。現在是什麼話語體系在束縛著我們的思想，使我們解釋不了社會現象呢？是「市場迷信」、「民主迷信」、「制度迷信」、「科學迷信」！

顯然，市場經濟自動促進兩極分化，但迷信市場者仍然認為，只要完善市場經濟，減少政府干預，可以減少兩極分化。

顯然，民主制度有力於少數大資本操縱輿論和選情，特別是有利於外國大資本操縱中國各政黨，成為另一種統治皇帝的新衣，但迷信民主者仍然認為，只要民主了，一切問題都解決了。

顯然，相互制衡的制度可以成為相互合謀的制度，但迷信制度者仍然認為，只要完善制度，就可以防止腐敗。

顯然，科學只能解決工程技術問題，解決不了人生意義和價值問題，也解決不了貧富分化問題，更調解不了戰爭衝突，但迷信科學者仍然認為，只要有什麼社會科學，就可以實現社會和諧。

對於所有這些現代迷信者來說，《道說天下》都有極好的「思想解放」作用。在這場新的「思想解放」運動中，邇邇道人無疑將是一位生猛的大將。如果這場思想解放運動能夠結出社會碩果，那麼，當那一天到來時，人們可能會將他與五四時期的啟蒙運動主將魯迅先生相比。魯迅先生也不是一位西式學者，他也曾經接受西式話語，在痛苦的社會和生活實踐中碰得頭破血流，一度甚至轉入虛無主義，但後來堅決站到中國勞動階級的立場上，站到四萬萬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立場上，與黑暗勢力作堅決鬥爭。魯迅先生的文章是通俗的，深刻的，顛覆性的。邇邇道人先生的文章則適應網絡時代的到來，更像是拉家常，但可能更深刻，更有顛覆性。當然，魯迅是筆名，邇邇道人也是筆名。魯迅那個時代需要的是堅決徹底地破壞，今天這個時代需要深刻的重建，重建信仰，重建精神，重建話語體系。兩者的思想似乎有點矛盾，但在切合時代的需要上則是完全一致的。

就我個人而言，不但感受到了撲面而來的思想春潮，還順便收穫了一些思想珍珠和貝殼。

例如，邇邇道人論教育市場化過程極為精彩。他敏銳地發現，「實行聯產承包制後，村、鄉集體經濟衰落，農村小學、初中、高中缺失了投資主體，學校數量銳減，在校生數量大幅度下降。小學在校生 1991 年下降到 12164 萬，是 1975 年的 81%。初中在校生 1989 年下降到 3838 萬，是 1978 年的 77%，高中生 1993 年下降到 657 萬，只是 1978 年的 42%！這個時期中學生在校生人數只相當於 20 世紀 70 年代初水平，而各階段適齡學生人數大約為 20 世紀 70 年代初的 150%。因此實際入學率只相當於文革開始前後。由於主要是農村教育投資主體缺失，農村學生入學率甚至低於文革前。後退 30 年！」一方面是就學人數急劇下降，給「偉大的改革開放時代」抹黑。另一方面，則教育領域裡強烈的兩極分化：「重點中學又是良性循環，學生越多，超額利潤越多，從其他中學和農村中學吸納優秀教師能力越強，品牌越響亮。而品牌

越響亮，收費越高，擴大規模能力越強。重點中學已經成為中學教育的黑洞，快速吞食中等教育的資源。並且使大量城市普通中學和幾乎全部農村非重點中學淪落為師資力量匱乏，教學設備簡陋，教師待遇低下的『託兒所』。

再如，邇邇道人論人口政策也獨具慧眼：「新中國從成立到1970年，生育率有高有低，但平均為6.0。即使是1970年，也是5.8。到了70年代，HDI指數開始接近0.5。這個時期生育率開始明顯下降。1972年為4.2、1974年為3.7、1976年為3.2、1978年已經降到2.75。一般認為，2.3左右的生育率為保持人口正常增長的生育率（因為有大約10%的不孕婦女）。也就是說，到實施計劃生育的時候，本來已經沒有什麼任務了，因為隨著經濟繼續發展，中國人口肯定會馬上步入正常發展水平。把計劃生育說成中國生育率下降的根本原因，本來就是個謊言！！」

類似石破天驚、又持之有據的思想珍珠還有許多。

當然，邇邇道人承認，無論是翻牌還是孕育思想珍珠，都不是他一個人思考的結果。但是他善於學習，善於綜合，善於運用新思想參加網上吵吵嚷嚷的論戰，使新思想能夠及時地普及到關心社會在普通公民中去。

這裡，順便也解開了強壇左轉之謎。四、五年前，強壇輿論還基本在右派手裡。他們對革命的共產黨咬牙切齒，從控訴文革發展到詛咒大躍進，從挖苦反右到批判抗美援朝，進而否定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否定土改，甚至否定任何革命。這些人一方面強烈反共，但另一方面卻對改革開放無限讚美，誰只要提及貧富差距問題，就如同要挖他們的祖墳。如果說他們對改革開放也有意見，那就是速度不夠快，市場化不夠徹底，一黨專政體制還在阻礙歷史前進。這些人心目中的聖地是美國。誰批評美國，議論美國打伊拉克，提一提美國新奧爾良遭颶風後的災情，他們都會覺得這是在揭他們的傷疤。這些右派的深層心理特徵可以用四個字來概括：「親美反毛。」他們看上去還很有學問，出過國，留過洋，讀過希臘、羅馬的

書，知道哈耶克、費里德曼，瞭解斯密、馬克思，懂得柏拉圖、亞里斯多德、馬基雅維里、霍布斯、洛克、托克維爾，讓初逛網上論壇的人覺得很有新鮮感，很受用。

不幸的是，一物降一物，像邇邇道人這樣的高手出現了。邇邇道人到底是哪個派？運用的是什麼思想？用以往的分類標準說不清楚。左派看了像右派，右派看了像左派。革命派看了是保皇派，保皇派看了是革命派。但是，他要數據有數據，要邏輯有邏輯，要博學有博學，要經歷有經歷，要耐心有耐心。幾年功夫，一千多個帖子，舌戰強壇眾多「親美反毛」的鐵杆右派，硬是一層層地剝去了這些人的畫皮。

邇邇道人的思想體系是不是已經成熟了？自洽了？我感覺還不是。他還在調整中，梳理中。哲學上，他認同道家哲學。但是，道家哲學是不是已經很好地貫穿到他思維的每一個角落去了？我看還不見得。他有時候過於強調經濟基礎，有時候過於強調精神和意志。單獨來看，都有理有據，氣勢磅礴，但別人也來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則漏洞將會明顯地暴露出來。在真實的社會和歷史運動中，經濟基礎和上層建設，物質和精神，慾望和意志，現象和本質，每每如膠似漆，難分難解，正如道家強調的「一陰一陽謂之道」，突出其中一面，則往往失真。但是，當主流話語體系將社會的現象面誇大成本質面時，直指本質、忽略現象的話語就具有矯枉過正的時代意義。

在左搖右擺中，時代正在呼喚一套能夠將現象和本質真正打通的新話語體系。那時，我們才可以說，人類無愧於萬物之靈的稱號。

韓德強

2007年10月22日